

一抹中国红

■ 潘冬梅

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红色,常常买红色的衣裳、围巾、鞋袜,还有各式各样的红色饰品。

一天,一位朋友来家里做客,问我:“你为什么这么喜欢红色的衣服?”其实我只是单纯觉得红色好看。我的红色衣服确实很多,小时候我只知道粉红、深红、大红、浅红这些颜色,长大后,我才认识了一种别样绚丽的红——中国红。

无论是衣服还是帽子,穿上中国红,喜庆又大气,一点儿也不艳俗,也没有半分暗沉,红得优雅大方,一切都刚刚好。

我总觉得中国红是一种祥和幸福的颜色。我连冬袜都是红色的,可惜夏天的袜子少有中国红,不然,我一年四季都想穿它。红色本就带着一种独特深沉的气场,身着中国红,走在街头巷尾,那股朝气与力量让人意气风发。

中国红,这一抹颜色,适合所有人群,不分男女老少,也不挑年龄。

记得小时候过年,表姐给我织了一件红色毛衣,我十分喜欢,爱不释手,一连穿到元宵节结束,才依依不舍地脱下来给妈妈洗。十几天不换衣服,小伙伴们都嘲笑我不爱干净。现在回想起来,的确有些离谱。可当年,红色在身,简直是享受,我又怎么舍得脱下来呢?

十年前,一位朋友送我一件红色毛衣。起初我并不喜欢那个款式,觉得很老套。直到有一天穿着它出去逛街,一位气质优雅的女士问我:“你这件毛衣在哪里买的?还有吗?”我告诉她朋友送的,她执意拜托我问清购买地点,也想买一件。我心里乐滋滋的:嘿,这么不起眼的衣服居然有人看上,真好!

后来我慢慢发现,这件衣服很独特,不仅美在颜色,更让我心里油然而生一种自豪。它有着独特的审美魅力,吸引了旁人,更让我心底多了一份藏不住的喜悦。从此以后,我更加爱惜这件红色毛衣。它虽然普普通通,却藏着我对这抹色彩最深的偏爱与欢喜。



桑葚子。 陆军 摄

西北行(节选)

■ 何岫

棋盘坨峙乱云飞,易水寒磨铁甲威。
崖石嶙峋凝碧血,英魂与共日星辉。

天路

天路纵横万古弦,琴音不绝跃云巅。
尘沙漫卷征蹄外,大漠家山寄雁笺。

呼和浩特

星光垂野幻穹庐,塞上青城缀玉珠。
白塔浮烟藏梵界,老街深巷润茶酥。

包头吟

牛羊聚散大青山,雁影浮云白鹿闲。

落日熔金盘骏马,敖包系柳月垂纶。

巴彦淖尔

北负阴山作塞屏,南临几字走龙形。
孕奇秀秀钟灵粹,一碧天涯九字清。

走天路

大路朝天映雪霞,轮飞疾肃卷风沙。
洪荒形胜随心起,野塞苍茫月印踪。

塞上风

翻云泼雪逐苍岑,忽抚沙湾漱玉音。
摇落星君生画角,乘将天籁入胡琴。

家有稚子如朝阳

■ 张一虹

溢出笑声。

午后电视里的舞蹈节目是她的魔法时刻。音乐响起时,这个平日坐不住的小皮猴突然变成了专注的小艺术家。她会跟着民族舞演员甩动并不存在的长袖,模仿芭蕾舞舞者踮起其实根本绷不直的脚尖。有次看到拉丁舞,她拽着毛绒熊当舞伴,结果把自己转得晕乎乎跌进沙发里,却咯咯笑得更欢了。那些即兴创作的舞步里,藏着成人早已遗忘的自由灵魂。

但最令人忍俊不禁的还是她的“假哭戏码”。不小心碰倒积木要哭,冰激凌掉地上要哭,甚至动画片里反派出场也要哭。可那眼泪就像夏天的阵雨,来得快去得更快。常常是这边还抽噎着“呜呜爷爷坏”,那边看见阳台飞过的鸽子,立刻挂着泪珠欢呼“小鸟来和我玩啦”。这种变化无常的情绪,反倒成了全家人的快乐源泉,连最严肃的小叔都会偷偷用手机录下这些可爱瞬间。

她像块小磁铁,总能把全家人的注意力吸到身边。爷爷会戴着老花镜陪她玩过家家,甘愿当病人被她用玩具听诊器检查;奶奶翻出珍藏的绸缎给她当披风;

连最怕吵的小叔子看见她来,都会从衣袋里变出俄罗斯巧克力赏给她。这个小人儿用最原始的生命力,唤醒了深埋在长辈们心底的童真。

某个黄昏,我看着她趴在窗台上给盆栽“讲故事”,夕阳给她镀上金边。突然明白这个三岁的小人儿为何如此珍贵——她不是用刻意的乖巧讨好世界,而是用本真的欢笑感染世界。那些跑调的歌声、笨拙的舞步、夸张的表情,都是生命最初最纯净的模样。在这个计算得失的成人社会里,她像一泓清泉,让我们记起:快乐本可以如此简单。

如今每次家庭聚会,大家的话题总会不自觉地围着她转。她背会了哪首新诗,又发明了什么古怪舞步,最近假哭演技是否更精湛……这些细碎的成长片段,像散落的珍珠,被亲情串成温暖的记忆项链。而这条项链最亮的珍珠,永远是那句脆生生的:“我最喜欢全家人一起笑啦!”

在这个三岁孩子的眼眸里,我们看到了被岁月模糊的单纯快乐。她用稚嫩的方式诠释着:生命最美的状态,莫过于认真玩耍,放肆大笑,以及毫无保留地去爱。

小说连载

26

网恋

■ 叶进雄

“老子最初只是要一点利是,这么久久了不给,今天这五万块,一分不少拿来!不然,明天这些‘精彩’照片就会出现在你们的芭蕉巷!让街坊邻居都看看!”他眼神凶狠地向前逼近一步,强大的压迫感让徐薇本能地后退,脚下踩到油污,踉跄了一下。

“哎!黄毛,别吓着薇姐!”小马恰到好处地开口,声音温和却带着不容忽视的掌控力。他放下酒瓶,慢悠悠地走过来,挡在徐薇和黄毛之间,形成一个三角对峙。他转向徐薇,微微弯腰,脸上堆起伪善的关切:“薇姐,声音压低了,带着刻意的蛊惑,‘我知道你现在有难处,你有多少出多少,我还有2000,凑着给黄毛,我也有错。’”他侧头,看似无奈地瞥了一眼凶神恶煞的黄毛,但徐薇清晰地捕捉到,小马递过去一个极其短暂、带着暗示意味的眼神!小马转回头,叹了口气:“可黄毛手里有咱们‘东西’,这玩意儿传出去,你我这辈子就真完了,对吧?他火气大,也是为了讨生活。你要是真拿不出钱……唉,这不还有别的路子么?”他故意顿了顿,目光在徐薇湿透的身体和惊恐的眼睛间游弋,

语调变得更加暧昧粘腻:“就这么毁了,不值,多可惜。”接着,他转向黄毛:“钱的事,还有得商量吗?”

小马凑近黄毛耳边低语了几句,只见黄毛脸上凶相稍敛,却露出猥琐的表情,说道:“老子也不是不讲理!照片可以删!钱也可以慢慢还!不过……今天就当是给老子赔罪,也‘服务服务’老子,把我伺候舒服了,照片立马删!之前的账,一笔勾销!怎么样,这买卖划算吧?”他得意地朝小马扬了扬下巴,那神情分明是邀功和分赃前的兴奋。

红脸与黑脸的交错攻击,还有那瞬间的眼神交流!徐薇脑中仿佛有惊雷炸响!她终于明白了!他们根本就是一伙的!小马这个畜生,不仅骗了她,把她拖进泥潭,暗中拍下那些照片,现在竟然还伙同黄毛用这些照片来勒索她、逼迫她!婚姻的破碎、出

轨悔恨、被骗的羞辱,让她无法正视自己。而眼前这对豺狼的双簧戏,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稻草,将她推向了彻底的崩溃边缘。

“诚意?赔罪?删除照片?”徐薇的声音陡然拔高,带着一种歇斯底里的尖厉和恍然大悟的惨笑,“我落到今天这步田地,是我活该!但你们……”她指着小马,指尖因愤怒而剧烈颤抖,“是你!是你这个畜生骗了我!是你把我拖进这个火坑!”她又指向一脸狞笑的黄毛,“还有你!你们根本就是一伙的!演双簧给我看是吧?!勒索我!现在还想用我的身子来‘抵债’?你们禽兽不如!”

积压了太久的愤怒、羞耻、绝望和此刻洞穿阴谋的恨意,在这一刻如同火山般猛烈爆发。她猛地将行李箱狠狠砸向地面,里面的衣物散落一地,如同

她破碎不堪的人生和尊严。

“找死!”阴谋被当众戳穿,黄毛脸上那点假意瞬间被暴怒取代,他猛地丢掉手机,饿狼般扑上来,粗暴地抓住徐薇湿漉漉的肩膀,巨大的力量将她狠狠撞向角落那张铺着肮脏帆布的破沙发上。徐薇的头撞在沙发坚硬的木扶手上,一阵眩晕。

“放开我!混蛋!畜生!”徐薇疯狂挣扎,踢打。黄毛的力量极大,动作野蛮,几下就“嗤啦”一声撕开了她衬衫的前襟,露出大片苍白的肌肤和内衣。刺骨的寒意和深入骨髓的屈辱感让她浑身剧烈战栗,胃里翻江倒海。

小马站在一旁冷眼旁观,脸上没了假笑,只余下事不关己的冷漠和一丝被揭穿后的阴沉。他不再掩饰,甚至慢悠悠地重新掏出了自己的手机,镜头冷冷地对准了沙发方向,仿佛在记录一场预定的“表演”。

“小马!你这个魔鬼!畜生!”徐薇的哭喊中充满了对这个阴谋主谋和推手的刻骨憎恨,比起黄毛赤裸的暴力,小马这种躲在暗处操控一切、将她彻底物化和毁灭的算计更让她心如死灰。